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返生草

沈白石，字伯夔，吳下人。工填詞，時有妙句。嘗三押「白」字，俱峭絕倫，人因以「三白秀才」呼之。娶妻陳氏，亦世家女子，字翠娥，歸沈時年僅十六。伉儷相得，自不必言。陳亦識字知書，時與生互相唱和，題其稿曰《雙聲合刻》，秘不示人。生早失怙，母氏尚存，年逾五旬，身弱多病。生奉事甚孝，時覓參苓以治母疾。時清明掃墓，生祖塋本在鄧尉山中，買棹獨往。近塚左右多產黃精，生自攜長鏟掘之，頃刻盈筐。生母啖而甘之，遂月必往焉。一日，行稍遠，風雨驟至，雷電交作，急避之大樹下。繼而霹靂震，似欲擊而未敢遽下者。生驚駭欲絕，視枝幹扶疏間，伏一大蜈蚣，其長幾數尺。電光閃爍之際，蜈蚣口吐光芒，若與之敵。生方悟豐隆之下擊，殆為此物也。俟雷車怒髮即舉長鏟斫之，用力過猛，昏然遽僕。耳畔聞有人聲曰：「誤矣，奈何？」旋聞呼：「阿香，可持返生草來。」似有人以物刺入鼻中者，習習作癢，連嚏不已。啟眸四顧，身臥樹旁，衣履沾濡；視天，則已雲散雨收，斜陽掛林杪。遍尋蜈蚣，蹤跡已杳，疑為神物所收拾去矣。整衣欲行，有物從袖中墮地。拾觀之，細草一束也；嗅之，芳馨襲人。是草瓣碧莖紅，中有白花。生知非凡品，什襲於懷，茫茫然歸，病幾累月。無何，生母舊疾復發，諸醫皆言不治。生哀痛迫切，禱佛求神，足無停趾，秤藥量水，徹夜不眠，衣不解帶者已數夕矣。補劑競進，總不見效。一夕，伏案少憩，朦朧中忽聞有人語之曰：「子懷中藏有仙草，何不一試之耶？」生憬然寤，搜之書篋，草尚在，猶未萎也。煎湯進母，一服即愈。生曰：「此真仙丹靈液也。」藏其餘，視若至寶，冀他日猶可以濟人也。

生之舅氏官於楚北，頗為上游所器重。既授缺，招生前往襄理劇務。生既稟白高堂，又謀之於妻，皆曰：「久于家食非計也，盍往依蓮花幕下，以自奮於功名。前程正遠，子其勉之。」生乃行。時生之舅氏正署武昌太守，衙中司筆札，理案牘者，皆其戚串，悉與生相識或總角交。公務餘閒，聯群結伴，臨水登山，倍極客中樂事。武昌至漢臯僅一水隔，半葦可杭。生時與二三良友，訪豔探芳，作北里游。顧閱歷既窮，而絕少當意者，因之夙願頓乖，清興亦減。偶爾赴宴，招妓侑觴，亦惟聊循故例耳。潘仙客，貴公子也，自號花縣外史，跌蕩於花天酒地。有所眷曰瓊蕤，竹西之翹楚，潘過維揚大加賞識，遂挈之渡江，將作子敬之迎桃葉，樂天之戀楊枝，謀以金屋貯之，特尚未為之脫籍耳。小住於董家橋畔，仍與姊妹行往來。一日，大集群花於豫成園，固藥王廟東廂之別墅也。軒窗明，花木扶疏，別饒幽致。是日也，綉紉，絲竹駢羅，鬢影衣香，真足以銷魂蕩魄。一時來者，皆名下女錄事也。眾咸推瓊蕤為冠，群誇潘公子眼力之不謬。潘亦自詡為風月場中廣大教主，曾經七度迷香洞，題九迷詩於屏風矣，因於眾中朗吟「曾經滄海」、「除卻巫山」之句。眾皆拍手和之，而生獨無一言。潘戲拍生肩曰：「瘦腰郎殆有所不滿意乎？」生曰：「非也，此亦可謂雞樹之鸞鳳，鴨沼之鴛鴦矣。然漢南游女如此者正多，邂逅相遇，非我思存。」潘曰：「若得君許可，恐世間無其人。窮措大擁一黃臉婆子，自稱好色；如君奢願，只索求之牀頭胭脂虎耳。」生之表弟彭生者，時亦在座，為之解紛曰：「莫笑措大眼孔小，恐自有真賞鑒在。」

須臾，遙見池中萬荷花裡，一葉扁舟，划波蕩槳，容與而來。中坐一美人，眉含春黛，臉映曉霞，丰韻娉婷，真國色也；後坐一雛鬟，婀娜多姿，亦殊可人意。既近，捨舟登岸，逕入亭中。一角紅闌，正在山半，亭外石筍森列，復多香草，藤蘿代幃，薜荔為牆，頗有幽致。美人坐久之，起拈筠管，題詩於壁，從容乘輿而去。眾疑為天仙化人，偶降凡間，遊戲紅塵也。生急令僕從遙尾輿後，偵其所往，則固在利濟巷，新自吳門至者，亦勾欄中尤物也。座客有悉其根柢者，謂：「是女魏姓，字斐紅，蘇之陳墓人。少有豔名。父母沒，遂為匪人誘墮平康。女頗嫻文史，工書法，硯匣隨身，筆牀在手，時涉吟詠。每遇魀魍，輒以白眼對之。向居金閨，不輕見人。有客求一睹芳姿，接清話，必先試以一絕句，此外再需纏頭錦佛餅五枚，然後延之入。以是遊客頗憚其難。」生躍然起曰：「余願為毛遂，即以二□八字作詩媒也。」逕往叩扉。內問誰何。生述來意。頃，一紙自內出，其題乃「偶遊豫成園」五字也。生不假思索，濡毫立就。雛姬在旁，笑曰：「恐是宿。」詩入，即聞疊呼延生。雛姬導生登樓，撫生背曰：「君福不淺哉。」掀簾，生進見。女斜倚繡榻，執卷微吟。見生至，笑而起迎曰：「頃在園中，科頭著白袷衣，手持綠玉柄羽扇者，非君也耶？席尚未散，何至此間？」生曰：「假得飛追蹤到此，惟恐嫦娥遽歸天上，欲見無從耳。」坐久之，談論歡洽。生折簡招園中數友來，復開小宴。斜月既上，晶瑩射簾角。生飲甚豪，罄無算爵。生友曰：「君量抑何與前迥異？豈以小紅低唱，遂能大白狂浮哉？」宵漏未沈，生已玉山頹矣。諸友各自散去。

夜半，生口渴索茗，女自起畀之。生一吸立盡，甘香沁齒舌，頓覺肺腑通靈。視女，僅著羅襦，曳紅■，燈下觀之，益復媚。因挽女並枕同眠。女曰：「『冷如鬼手馨，強來捉人臂。』酒氣熏然，殊不可耐。」生強嚙不已。女乃和衣側臥，而引衾自覆。生抱之於懷，覺一搦纖腰，隨人宛轉。是夕歡愛臻至，而不及於亂。女袒玉臂示生，上有嫣紅一點，曰：「此守宮砂也。妾雖墮風塵，猶處子身，必得如郎君者而事之，願斯足矣。然居妾媵列，心所弗甘也。」因問生娶未。生曰：「不敢打誑語，中饋已是有人，特賢而能詩，必不至如醋娘子，想索楊梅食者。」女聞言，轉面向壁，歎■不已。生反再三慰藉之，曰：「天下男子如余者，車載斗量。卿如有意擇人而事，當代為謀。」天明遂與女別。生終不能忘情，時往其室。女曰：「自此吾兩人為閨中密友，斯可矣。」

一夕，生正與女刻燭聯吟，限以險韻，互鬥尖叉，忽家中遣急足至，函面標以素簽。生知有異，啟讀之，則其妻已赴瑤台召矣，不禁哭失聲，淚墮瀾，衫袖皆濕。女從旁勸之曰：「此亦人生無可如何之事，短緣適合，自有前因，逝者不可復生，生者要宜自愛。況上有高堂，益宜盡孝養以慰之。」生曰：「卿言珠玉也，敢不勉而企之；惟卿昔日之約，似可踐矣，惟當此哀鉅痛深，又何忍言？無已，請以一載為期。」女曰：「當如君命。牆邊楊柳，不受東風；巷裡桃花，已依南國，豈再為人所攀折哉？」生遂解所佩玉藕為贈，曰：「藕者，偶也，固佳讖也。余明日即將歸省老母矣。」立辭舅氏而行。抵家，母固無恙。居匝月，仍回武昌。戚串中有以姻事言者，悉謝絕之。謂母曰：「舅氏已於任所許為執柯，乃時太守女也。」生母亦聽之。

生返後，往訪玉人，至則門巷依然，而人面不知何處去矣。細詢之左右近鄰，皆言被沙叱利所劫去。生驚但逾恒，遣人四出訪問。方知女自生去後，鍵戶獨居，不接一客。突有某軍門者，自京師來，聞女豔絕人寰，急欲一見，及至，則以閉門羹待之，以重賂界，亦不納。某忿甚，糾集麾下數□人，夤夜毀門入，排闥直抵女臥所，以錦衾裹之，舁歸其寓。女臨警號哭，惟求速死。某固吸片芥，女乘間吞阿芙蓉膏，遽殞。某怒，棄其屍於叢塚。有來報生者，生隨往覘之，容色如生。陡憶草可回生，煎以灌女，果蘇。遂為夫婦。